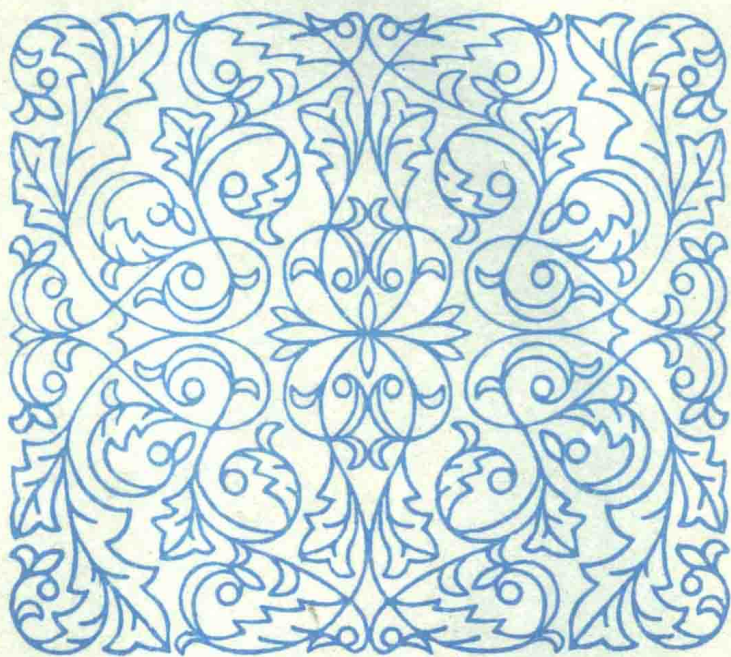


# 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• 55 •



---

---

民  
國  
叢  
書

第三編

· 55 ·

文學類

唐詩研究  
唐代詩學  
唐詩概論



胡雲翼著  
楊啟高編著  
蘇雪林著

上海書店

---

---

---

胡雲翼著

唐詩研究

---

國學叢書  
唐詩研究

鳥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初版

回每册定價大洋伍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纂者

胡雲翼

編輯主幹

王雲五

發行兼印刷者

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

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e  
A STUDY OF THE POEMS OF THE TANG  
DYNASTY

By

HU YUN I

Edited by

Y. W. WONG

1st ed., Dec., 1930

Price: \$0.50, postage extra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SHANGHAI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影印

# 唐詩研究目錄

|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導言        | 一   |
| 第二章 | 唐詩的來源及其背境 | 二一  |
| 第三章 | 唐詩第一時期    | 三三  |
| 第四章 | 唐詩的第二時期   | 五五  |
| 第五章 | 唐詩的第三時期   | 八二  |
| 第六章 | 唐詩的第四時期   | 一〇一 |
| 第七章 | 唐代婦女的詩    | 一〇七 |
| 第八章 | 附錄        | 一一五 |

# 唐詩研究

## 第一章 導言

### 第一節 古今對於唐詩的誤解

諺語有云：『唐詩晉字漢文章』我們在兒童時代，便已聽慣念慣了。無論你去問誰：『什麼詩好呀？』他必毫不遲疑的回答：『唐詩好！』你去請教做詩的人：『先生學什麼詩？』十人中有九人，要回答說：『學唐詩。』只要沾染一點名士氣的人，總是以習唐詩自鳴其高。你如其稱贊你朋友的詩，必得說：『老兄的詩，大有唐人風味。』假如你說：『大有宋人風調，』在你雖是好意的批評，在作者也許要疑你是侮辱他了。葉燮原詩云：『自不讀唐以後書之論出，於是稱詩者必曰唐詩，苟稱其人之詩爲宋詩，無異於唾罵。』記得有一本詩話載一段

故事：『某秀才評一士人詩，擊節歎賞曰：「此宋詩也。」士人聞之大憤，立揮以拳。秀才大驚問故：「何無故以非禮相加？」士人說道：「君詆我詩爲宋詩，非辱我乎？」秀才始啞然。這固然是一段笑話，其實在文學史上，宋詩的地位，也決不如是的低。明清詩壇，往往有奉宋詩爲正宗者，甚至有謳歌宋詩的地位還在唐詩之上者。但自從『唐詩』二字成了民衆的口頭禪，因是常人腦裏只知有『唐詩』，而不知有宋詩及其他了。唯其『唐詩』成了幾百年來傳統的口號，人人隨口相傳，不去追求唐詩的根本意義，而唐詩的真意義真價值，便在其中埋沒了。在常人看來，唐詩在詩史上是佔着『最好』和『最盛』的兩個意義。這種誤解，不能不先糾正一下：

(一) 唐詩是最好的嗎？認唐詩是較各時代的詩爲最好的，不僅常人如此，即在研究文學的專家，也往往有此誤解。去年某大學入學考試的國學常識測驗，就有這樣一個題目：『中國詩歌以那一個時代爲最好呢？唐詩？宋詩？明詩？清詩？』在這個題目的涵義，是認定中國有一個時代的詩是超越一切時代的，那麼，這個題目的答案只有寫唐詩了。但是唐詩



果然是超越一切時代而爲最好的嗎？要想回答這個問題，必須加以分析的研究：

如說凡唐詩都是最好的，這句話便犯籠統武斷的毛病，自然說不通。古詩如古詩十九首，孔雀東南飛，無論怎樣喪心病狂的人，也不能不說是好詩，不能說其價值在唐詩之下。卽就唐詩內容論，若是僅僅讀過唐詩三百首或唐人萬首絕句選，自然覺得唐詩沒有一首不佳妙。要知道這是砂裏淘金了。我們讀過全唐詩，便深知在四萬多首唐詩裏面，實在有多少不是好詩，或竟不成詩。那些應制詩和樂章詩不用說了。在那些愼密精審的選本上面亦往往有不可讀的詩。例如曹唐詩云：「年少英雄好丈夫，大家望拜執金吾。閑眠曉日聽鸚鵡，笑倚春風仗轆轤。深院吹笙聞漢婢，靜街調馬任奚奴。牧丹花下簾鉤外，獨凭紅肌捋虎鬚。」這種詩真如嚴滄浪所謂「此不足以書屏幃，可以與閭巷小人文背之詞」，這能够說是最好的詩嗎？王士禎云：「唐絕句最可笑者，如「人主人臣是親家，」如「蜜蜂爲主各摩牙，」如「若教過客都來吃，採盡商山積殼花，」如「兩人相對無言語，盡日惟聞落子聲，」如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來明日當，」當時如何下筆，後世如何竟傳，殆不可曉，」杜甫乃第一

流詩人，然其絕句可讀者甚少。岑參亦詩中名手，然其題長安壁云：『世人結交須黃金，黃金不多交不深，縱令然諾暫相許，終是悠悠行路心。』描寫何等拙陋！儲光羲以作山水詩負盛譽，然有一詩詠山泉云：『山中有流水，借問不知名。映地爲天色，飛空作雨聲。轉來深澗滿，分出小池平……』詠山水如猜啞謎，如何使得白居易的詩如太平樂：『歲豐仍節儉，時泰更銷兵。聖念長如此，何憂不太平？』亦不是好詩。這都是信手拈來的例，其實更壞的詩還不知道多少。若僅據幾十百首好詩而稱唐詩超越一切時代，實在是皮相之見。

或者有人說：全唐詩固然有不少的壞詩，但就大多數的詩人而言，其詩的價值自在各時代詩人之上。如李白稱爲詩仙，杜甫稱爲詩聖，都是別時代所無的偉大詩人，此外如王維、白居易、韓愈、李賀，都不僅是一代的詩人而已。若論名貴作家之繁富，唐詩實在不是別時代的詩所能及。

這種論調近是矣，然而仔細研究，亦是很錯誤的。若拿各時代詩人比較討論，能說李杜還在曹植陶潛之上嗎？彼復古論者，謂李杜尙不如謝靈運，去曹陶更遠，這個是偏見；然我們

亦不能說李杜便是空前絕後的大詩人。李杜尙如此，那麼其下焉者，更不用說了。無論從作品方面看，或從作者方面看，我們要說「唐詩是最好底」的，是不能得到科學的證據的！

(二)唐詩是最盛的嗎？唐詩之盛，確令人失驚。據全唐詩所錄，作者凡二千二百餘人，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。這僅僅三百年的光景，流傳到今的詩的數量，已有從詩經以至六朝一千多年的詩的總量的幾倍！這樣迅速率的發展，在中國詩史上，實在開一新紀元。但我們倘據此而認定中國詩歌之盛，無逾於唐，便又大錯。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御定四朝詩三百一十二卷，內凡：

宋詩七十八卷 作者八百八十二人

金詩二十五卷 作者三百二十一人

元詩八十一卷 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

明詩百二十八卷 作者三千四百人

由數量比較，宋詩稍衰。金朝只據中國北部，未曾奄有文物秀麗的江南，故詩亦不發揚。

元代國運僅有唐三分之一的時期，且當時文壇趨勢，已偏向戲曲，而詩人數量竟佔唐代之半。明代詩人之多，竟比唐代增加三分之一。可見詩歌的發達與時間成正比例的進化，唐詩不過造成詩歌發達的先驅時代罷了。且提要著錄四朝詩一則曰：『至於澄汰沙礫，披檢精英，合四朝而爲一巨帙，勢更有所不能；』再則曰：『用能別裁得失，勒著鴻篇，非惟作者得容鑒而表章……』可見四朝詩之編定，去取頗嚴，不然詩的數量，尙不止此。而詩歌之盛，僅以明論，已遠非唐所能及了，唐詩是最盛的話，亦無法證明了。

我們既經排除常人對於唐詩的謬誤觀念，同時還得更進一步，排除一切文人學士的唐詩傳統觀念。因爲常人對於唐詩誤解，只使我們陷入常識的錯誤；至於因襲唐詩傳統觀念，便發生對於我們研究唐詩，了解唐詩的莫大障礙。古人中，有的說唐詩是『詩的正宗；』有的說『唐人詩才，若天縱之；』有的說『唐詩主情；』有的說『唐詩蘊蓄；』有的說『唐詩爲比興；』有的詩『唐詩至善處，惟在含蓄淡遠……』這種離奇古怪的唐詩觀念，都是古人想把唐詩戴上一種正統文學的面具，發揮他那不自知的謬誤的見解；這些見解不但

搔不着癢處，且把唐詩的意義及其特質都埋沒了。宋嚴羽滄浪詩話有一段說：

『唐詩之說未唱，唐詩之道或有時得而明也；今既唱其體曰唐詩矣，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，得非詩道之重不幸耶？』

嚴羽宋人，已有此歎。至於明清，則曲解唐詩之謬說更多，反自命爲正統傳說，所以千年來唐詩的本來面目，便湮滅了。我們現在要排除一切的傳統論調，拿唐詩當作詩看，當作純粹的文學作品看，切不要聽信陳言。我們要完全用現代文學的眼光來估定唐詩的價值，纔不致使我們的見解，落入窠臼，纔有新的發現。

## 第二節 唐詩的意義與特質

唐詩的意義是什麼呢？唐詩的特質何在呢？

我們既把傳統的、謬誤的、神祕的、各種唐詩觀念排除以後，必須重新提出一個唐詩的意義及其特質的解釋。我們要了解唐詩的意義，必須從唐詩的特質上顯示出來。據我看來，

唐詩最少有四種明顯的特質：

(一) 唐詩是創造底：不是自我現在纔提出唐詩是創造底話，前人已言之。

漁洋撰唐人萬首絕句選序云：

『逮於有唐，李、杜、韓、柳、元、白、張、王、李、賀、孟郊之倫，皆有冠古之才，不沿齊梁，不襲漢魏，因事立題，號稱樂府之變。然考之開元天寶已來，宮掖所傳，梨園弟子所歌，旗亭所唱，邊將所進，率當時名士所爲絕句耳。故王之渙黃河遠上，王昌齡昭陽日影之句，至今艷稱之；而右丞渭城朝雨，流傳尤衆，好事者至譜爲陽關三疊。他如劉禹錫、張祜諸篇，尤難指數。由是言之，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，卽唐三百年之樂府也。』

王闓運云：

『三唐風尚，人工篇什，各思自見，故不復模古。』（王志論唐詩諸家源流）

這兩段見解是很精闢的：由『不復模古』、『不襲漢魏』、『不沿齊梁』可知唐詩是創造底詩；由『宮掖所傳，梨園子弟所歌，旗亭所唱，邊將所進，率當時名士所爲絕句』可知

唐詩是樂府詩。『創造底』與『樂府底』，這是王漁洋王闓運兩氏告訴我們唐詩有這兩層重大的意義。往下，我們根據『樂府底』這層意義，又可以說明唐詩的第二種特質：

(二)唐詩是音樂底。王世貞云：『三百篇亡，而後有詩騷賦；騷賦難入樂，而後有古樂府；古樂府不入俗，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』。由此可知唐詩與音樂的淵源甚深。但是怎樣說，唐詩是音樂底？音樂底唐詩又有什麼意義？說到這裏，不能不先說明歷史上的中國人對於文學的態度。中國人對於文學往往抱着兩種相矛盾的態度，一是文以載道的觀念，一是文以消遣的觀念。平常的文人，自然拚命去作載道的文，同時又忘不了消遣的文學。因爲載道之文不但不足宣洩情感，且是斷喪情感的，所以他們往往從正宗文學中跑出來，走入民間文學的創作界去。民間文學，是以娛樂爲主底，在娛樂的關係上，文學和音樂便自然而然的結合在一起了。只有這種音樂性的文學，纔是代表一個時代的情緒的文學，恰好與代表理性的正宗文學相反。故不但那些浪漫派的文人，特別拿富有音樂性的文體來發洩天才，以求笙歌作樂的快感；便是那道學派的文人，亦常常要用富有音樂性的文體，抒發他在載

道之文中所不能抒發的情緒與想像。所以每一個時代文學的真價值，總是從音樂性的文體裏面充分表現出來。換句話說：音樂性的文學，纔是代表中國純文學的意義和價值。明白了音樂文學的價值，那麼，請進而解剖唐詩之音樂性。王灼碧雞漫志說：

「唐時古意亦未全喪，竹枝、浪淘沙、拋球樂、楊柳枝乃詩中絕句，而定爲歌曲。故李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。元白諸詩，亦爲知音者協律可歌。白樂天守杭，元微之贈云：

「休遣玲瓏唱我詩，我詩多是別君辭。」自注云：「樂人高玲瓏能歌，歌予數十詩。」

樂天亦醉戲諸妓云：「席上爭飛使君酒，歌中多唱舍人詩。」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：「已留舊政布中和，又付新詩與豔歌。」元微之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，戲贈云：「輕新便妓唱，凝妙入僧禪。」沈亞之送人序云：「故人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詞，其所賦尤多怨鬱淒豔之句，誠以冠古排今，使爲詞者莫得偶矣。惜乎其亦不備聲歌弦唱！」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，雲韶諸工皆合之弦筚。又稱李益詩名與李賀相埒，每一篇成，樂工爭以賂求取之，被聲歌供奉天子。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。



舊史亦稱武士衡工五言詩，好事者傳之，往往被於箴箴。」

碧雞漫志又云：

『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、高適、王之渙詣旗亭飲，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。三人私約曰：「我輩擅詩名，未定甲乙，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。」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云：「寒雨連江夜入吳，平明送客楚山孤；洛陽親友如相問，一片冰心在玉壺；」「奉帚平明金殿開，且將團扇共徘徊。玉顏不及寒鴉色，猶帶昭陽日影來。」一伶唱適絕句云：「開簾淚沾臆，見君前日書。夜台何寂寞，猶是子雲居。」之渙曰：「佳妓所唱如非我詩，終身不敢與子爭衡，不然子等列拜牀下。」須臾妓唱：「黃河遠上白雲間，一片孤城萬仞山。羌笛何須怨楊柳，春風不度玉門關。」之渙擲捻二子曰：「田舍奴！我豈妄哉？」以此知李唐妓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，蓋常俗也。』

從這幾段記載，便顯見唐人詩歌與音樂的密切關係，不但妓女以得誦名士佳章爲榮，名士亦以詩篇得被諸妓歌唱爲樂。因爲要使詩篇便於歌唱，往往力求淺近通俗，妓女都能誦解，